

藏学研究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藏 学 研 究

中央民族学院藏学研究所编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6

1983年10月 4日
〔京〕新登字184号

责任编辑：晓 欣

封面设计：金 文

藏学研究

*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白石桥路27号)

(邮政编码：100081)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开 10.25印张 263千字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刷：01—1500册

ISBN7—81001—306—8/K·54

定价：8.80元

目 录

- 追思新中国藏学研究奠基人于道泉教授 王 兖 (1)
藏文《颇罗鼐传》中所载颇罗鼐之事迹 李秉铨 (4)
布达拉宫及其历史作用 周润年 (25)
西藏地方摄政官职研究 喜饶尼玛 (37)
近代外国传教士入侵巴塘面面观 国 庆 (77)
十四世达赖喇嘛晋京散记 张定一 (88)
试论西藏封建农奴制经济形成的背景 格桑达吉 (114)
英国对1767—1816年廓尔喀军事扩张的反应
..... 拉维里·达那拉西米著 向红笳译 (138)
西藏原始文化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 丹珠昂奔 (153)
笼馆与笼官初探 陈践践 (171)
藏族传统文化与现代精神文明建设 王 璐 (183)
藏族文化发展情形简述
..... 毛尔盖·桑木旦著 罗桑旦增译注 (194)
青海果洛地区民族教育的过去和现状 苏发祥 (235)
山东长清大灵岩寺大元国师法旨碑考释补证 王 兖 (243)
论藏传佛教对藏族经济的影响 罗桑开珠 (270)
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祖寺甘丹寺 李双剑 曲 尼 (284)
国外藏传佛教研究简介 则武英敏 (291)
蒙古社会接受藏传佛教的宗教思想基础 李德成 (298)
楚普寺及噶玛巴简史 错如次那著 马丽敏译注 (308)
一位藏族喇嘛的精神和生活智慧
..... 约瑟夫·高马土著 陈小强译 (315)
后记 (323)

王 尧

追思新中国藏学研究奠基人 于道泉教授

本师于道泉(伯源)教授于1992年4月12日在北京遽归道山。当时尧远客海外，闻讯悲痛异常，未能亲临诀别、致哀；也未能参与后事料理，心中始终愧恧，羞惭。于老师以92岁高龄，寿登耄耋，人间稀有，世人称羨。其高风亮节，道德文章，创立新中国藏学事业，功著竹帛，人共钦仰。忝在门墙，谨就于老师对藏学事业的擘画、运筹诸项，就回忆所及、表而述之，以表哀思：

一、创建新中国的藏学专业：于老师自1949年初，北平解放之时，翩然归来。他自1931年出国，负笈西欧，历法、英、德诸国，长达19年托身异域，心怀祖国。虽在巴黎、伦敦、柏林诸大学学习或任教，眷眷难忘者是祖国建设事业也。回国伊始、正是新中国初建，百废待兴，于老师即在季羡林先生主持的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中倡议设立藏语专业，邀约王森、金鹏、韩镜清诸先生共同任教，此为中国教育史上创举也。（过去，在国内高等学校中从未设立藏语专业。）紧接着，正逢中共中央、毛主席、周总理亲自关怀下设立中央民族学院，首设民族语文系。于老师当即倡议将北大东语系的藏语专业并入民族学院，成为名符其实的少数民族语文系的藏语专业。与马学良教授合作，在全国各著名高校，抽调一批文科在校学生作第一批藏语学员，以最新的办法，突击学习。要求以最快速度掌握基础藏语。于老师自编教材，亲自任教。并邀请了在京的藏族人士、李春先生，（藏名曲吉洛卓，Chos-kyiblo-gros）土登尼玛先生（功德林寺派驻雍和宫的僧官）和罗桑曲珍女士（前蒙藏委员会官员家属，拉萨市出生）

任教。同时，由组织调派了锺秀生（藏名罗桑坚赞blo-bzang rgyal-mtshan，云南中甸藏族）格桑居勉二位同志辅导教学。学员来自四面八方，齐心协力，学习空气之浓，进展速度之快、都是空前的。此后，陆续招生，逐年充实教学内容，形成藏语教学、研究中心。当时民院副院长兼党委书记苏克勤同志曾说过：“藏语专业是我院的拳头专业，今后的藏学研究要由这个专业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一传统一直未断。尽管于老师年事已高，他长期担任教研室主任，直到文革那一场民族灾难发生之前。藏语专业现今已发展壮大。在西北、西南、青海、西藏各兄弟院校中都已设立了专门机构，为国家培养出数以千计的藏语专业人才。这一事业是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开展的，但其奠基人却是于道泉教授。

二、于老师主张学好民族语言文学是研究该民族的基础。他自己也是以身作则的。例如，他写的《仓洋嘉措情歌》、《永乐皇帝与宗喀巴的书信》等著名力作，都是很好的范例。他不止一次介绍匈牙利藏学家乔玛的事绩，鼓励同学投身藏区去体验生活学习语言、熟悉情况，了解风俗习惯，最后，才能做一些切实可信的研究工作。因此，他主张在学好现代口语的基础上，对藏族历史、古典文学、宗教、乃至天文历法、医药，都应该很好地钻研。甚至，在60年代初，在他建议下，专门聘请了土登格吉先生，教授西藏地方政府的旧式公文、档案。这一种十分特别的文体，必须认真学习，才能掌握。如今，研究西藏地方政府保存的几百万件档案资料已成为国家宝贵的财富。我们藏学研究所的建立、研究班的创建、可以说，也是沿着于老师留下的学术思想向前迈进的几步。今后，我们还应该以实际行动，扩大研究领域，创造新的成绩来纪念于老师。

三、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而奋斗。这是于老师毕生的行事准则。远在30—40年代他流海外，雄心壮志，也注意搜集资料，为日后建立我国的藏学研究事业做准备。一旦条件

成熟，他立即动身回国，而且全心全意地投入这一事业。他培养过苏联的研究生巴夫奥洛维基、捷克研究生高马士、蒙古研究生久德、后来都成为第一流的藏学家。外国同行对于老师肃然起敬。1992年8月在挪威举行的第六届国际藏学会上，主席毕达克教授在致词中，表示对于道泉教授不幸逝世的哀悼，全体起立，为之默祷。于老师不贪恋海外的优越生活条件、丰饶的待遇，一心为发展祖国的藏学事业而献身，是我们后辈永远学习的楷模。

今天，我们在这里由罗桑开珠、周润年两同志负责编辑了这本文集，表示对于老师衷心地怀念和感激。我们一定把祖国的藏学事业发扬光大，来实现他未了的遗愿。

“青山不老水长流，遗爱永远在人间！”

1992年12月17日

李秉铨

藏文《颇罗鼐传》所载

颇罗鼐之事绩

谨以此文悼念恩师于道泉教授仙逝一周年

颇罗鼐是国内外许多学者很注意的一位历史人物。喜饶加措大师说，西藏历史上称得起男子汉大丈夫的有两人：一是第巴桑杰加措，一是颇罗鼐。意大利派载克教授据《颇罗鼐传》写了《十八世纪西藏与中国》一书。范普拉赫在其《西藏地位》一书中对颇罗鼐有大段叙述，由于他不是根据藏文《颇罗鼐传》写的，把颇罗鼐弄得面目全非。现在依据藏文《颇罗鼐传》记载，将其事绩作一完整介绍。

一、颇罗鼐的宗根及幼年

藏文《颇罗鼐传》是颇罗鼐的阁僚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噶伦才仁旺杰之名著。此书成书时，颇罗鼐还在世。

关于颇罗鼐的诞生及其先祖，藏文传中是这样记载的，藏历土蛇年七月八日（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颇罗鼐生于后藏江孜地区的贵族“颇罗”家中。“颇罗”是这家贵族领地庄园之名。1642年，固始汗军队在后藏消灭藏巴汗政权过程中，颇氏的祖父达杰因屡建战功被任命为率八十名士兵的连长。其叔祖父松噶被任命为后藏昂仁宗宗本，并受五世达赖喇嘛密令，监视藏巴汗余党在后藏的行动。不久，他侦破日喀则宗本诺赛香参的反叛行为；接着又为当时权贵达赖汗（固始汗六子）担任佛事顾问出色，受到五世达赖喇嘛等赏识，将江孜仲姆地方的“颇罗”庄园赐封给了松噶，并令松噶任日喀则的宗本。于是，松噶成了拥有领地的贵族，庄园“颇罗”便成为这家贵族的名称。达杰和松噶的儿子为

白马结布和占堆。白马结布曾参加过固始汗的孙子噶登才旺1683—1684年统一拉达克的著名战役。白马结布之子即颇罗鼐。“鼐”是一尊称，意为阁下或君。他最初的名字称贡甲多杰，乃扎什伦布寺密咒喇嘛格来热杰所命名。格来热杰当时梦见噶登才旺带着一帮人说“要到颇罗家投宿”。不久，听说噶登才旺病逝阿里。于是派人通知颇罗府上曰：“此公子为噶登才旺之转世，望妥善护之，并‘以是名命之’。由于他是固始汗孙子噶登才旺的转世，因此，后来同当时在西藏当权的蒙古和硕特部有着特殊关系，特别同拉藏汗（固始汗的曾孙）结下了不解之缘。

幼年时期他曾随父去扎什伦布寺朝拜五世班禅大师和拉萨大昭寺，并在家中延师进行藏文的启蒙学习。后经一云游香客之推荐，叔父占堆将其送往山南红教派祖庭敏竹林寺，上供三百两白银，拜敏竹林寺一代宗师德达林巴·居美多吉学习梵文及大小五明。学习正紧张进行时，突然传来消息，说蒙古松达尔台吉带兵前来捉拿隐藏在该寺的第巴桑杰加措儿子和儿媳，并要将该寺夷为平地。敏寺上下慌作一片。寺主居美多吉对颇氏说：“公子同蒙古人关系密切，请你出面加以说明，使之退兵”。由于颇氏的作用松达尔台吉退兵了，但却几次敦促颇氏离开该寺。理由是：“你的前世噶登才旺曾无比效忠黄教，而你现在却栖止于红教派寺庙中，极不宜妥。”颇氏在极度惋惜之下，不得已辍学，告辞敏寺。行前，寺主居美多吉大师意味深长地对颇氏说：“吾今垂暮，去日无多，吾在世，会造福藏地众生，吾百年之后，藏地边患丛生，就是拉藏汗之权势基业亦如炉火中之皮革将缩小。敏寺之存亡更难确保。吾观公子洪福齐天，披坚执锐，日后能担当起造福于各教派和芸芸众生之大任。为庆结此善缘，我今为公子命名为‘索南多杰’（意：洪福宏力）。并请今后，将我此言，广告天下。”又道：“他日，公子会成为被众生顶礼膜拜者的。”从此，颇罗鼐·索南多杰同红教派结下深厚的关系。

离开敏寺返回江孜家中后不久，就同江孜地区的另一大贵族

堆穷吉普家的小姐白桑吉巴合登成婚。他的夫人是他自己寻找和决定的。

二、颇罗鼐走向拉藏汗的政治舞台

尘土飞扬，从青海湖来了一位蒙古权贵，此人名才登杰，到扎什伦布寺朝拜完五世班禅大师后，专程到江孜颇罗庄园中访问了颇罗鼐。言道：“我曾深受噶登才旺生前之恩遇，今日得见他的再转世，欣喜万分。”并赠颇氏以厚礼。颇氏叔父占堆乘机介绍了颇罗鼐神似噶登才旺种种灵异之状。才登杰更加喜悦。占堆遂即述说：“我等领地庄园之百姓虽殷实富庶，但数目过少，曾有请求藏地主宰（拉藏汗）能多赐些百姓之心思，但无成事之力，不知智慧的阁下有否良谋能铸成此事？”才登杰表示，他可向拉藏汗面述此事。于是，当即携颇氏同赴拉萨，由才登杰引见，面见了拉藏汗。这次见面使颇氏一步登天直接认识了当时西藏的最高统治者，为其迅速升腾起了关键作用。他带着拉藏汗所赐新封地文书返回江孜，不久，又奔到拉萨，在拉藏汗的帐下担任了侍卫。他直接显露才华的机会来了。当时，正赶上康熙皇帝派往西藏的钦差大臣洛桑西热等举行比武、赛马。少年颇氏马似流星，弓如满月，弹箭中把，艺冠群芳，观赏者无不赞叹。拉藏汗亲自给颇罗鼐挂了哈达。

拉藏汗为了深造这个少年，令其往议事大臣办事机构中熟习各种政务，在计算局中学习各种计算方法。他显露才华的重要机会又来了。这时拉藏汗的王妃次仁扎西寿终，丧事、法事无比浩繁，急需书写、计算人员，颇氏在笔贴式达兰的领导下，读文流利音准，抄文无增减之误，手算加减乘除精确，惊动四座，皆曰：“颇罗家之子真乃文武全才。”很快，拉藏汗命他出任江孜宗本。未久，颇氏觉得在家门口做事远不如在拉萨或边陲干一番事业来劲。于是经北路越雪布拉山直奔拉藏汗夏季牙帐所在地当堆，拜见了拉藏汗。他的机遇又来了。青海湖畔和硕特部首领戴

青为争立格桑加措为达赖喇嘛而宣布要进兵拉藏汗。此事在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时颇罗鼐26周岁。拉藏汗命其长子率军一千前往黑河迎战的同时，传令前后藏总动员，在抄写通知各地的军令时，颇氏的手书最快且准确，拉藏汗大喜，立即命颇罗鼐任他的贴身侍从秘书。

三、为拉藏汗攻打藏北四部和不丹

在确立格桑加措为达赖喇嘛的问题上，青海的和硕特部首领戴青和硕齐与西藏的拉藏汗之间存在着非常尖锐矛盾。受这一矛盾的影响，原属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地处西藏东北部的霍尔四部（今比如县等一带）也都归附戴青和硕齐而拒不向西藏地方政府纳赋。为此，拉藏汗命颇罗鼐和拉孜吉普前往讨伐。他们率兵向黑河进军，但走至聂荣县与比如县交界处，突然东渡怒江上游的下曲河后，日夜兼程，活擒其主要首领乌层台吉等至拉萨。拉藏汗大喜，赏赐“玉赛”、“仁钦孜”等庄园给颇氏，并晋升官职为“笔贴式台吉”，从此人们都称他为“颇罗台吉”。

此后不久，他随同拉藏汗进行讨伐不丹的战役。战争的起因是不丹王骚扰属于西藏地方政府管辖的门达旺寺。此黄教派寺院是五世达赖喇嘛指派梅热喇嘛修建的，是西藏地方政府在门隅地区执行政教合一的权力机构。以拉藏汗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先是进行交涉，无效，于是举蒙藏大军分三路进剿不丹。西路由拉藏汗率主力出击不丹的巴卓；中路由额尔克达伊青为首，颇罗鼐台吉配合率军出击不丹的崩塘；东路由巴仁台吉等率军出击不丹的东部地区。开始，战争进行很顺利。颇氏等率领的中路蒙藏军队一直打到不丹的恰噶和珠贡萨等地方。不久，不丹军队便转入了城堡防守战，逼使蒙藏军队转入攻坚战，无法施展骑兵优势，进展极为缓慢，加上不丹气候炎热，毒虫遍地，蒙古军首先感到吃不消，于是拉藏汗决定撤退军队，撤军的命令到达中路的当天，蒙古军首领额尔克达伊青便率大军撤回门隅，颇氏和蒙古青亚索等

十二人作殿后，掩护主力后撤，他们且战且撤，奋力撕杀，敌军不敢逼近，经过六天的战斗、跋涉，始抵达门拉噶群地方，追上额尔克大伊青等所率主力。颇氏安全带回余兵，以及斩首的敌军滚滚落地人头，额尔克达伊青等十分激动，当即赏给颇氏十个金币。额尔克达伊青返回了拉萨。颇氏直奔扎什伦布寺，拜见了拉藏汗和班禅大师。拉藏汗大喜，赏给他两匹缎子，回到拉萨后，拉藏汗论功颁赏全军，又赏给颇氏衣帽、宝马和许多差民，并豁免了所欠官府的全部赋税。

四、效力拉藏汗抗御准噶尔入侵西藏

在确立六世达赖喇嘛是仓央加措，还是益西加措，抑或格桑加措的问题上，雄据青藏高原的蒙古和硕特内部各首领之间发生的长期内讧，使地处新疆的准噶尔部看到南下西藏十分有利可图。于是决定用兵西藏，采取的策略是亲上加亲，麻痹对方，乘其不备，奇兵偷袭。准噶尔部首领才旺热登（旧译泽旺阿拉布坦）的妻子贡噶热登是拉藏汗的姐姐，今天将其女允予拉藏汗长子噶登曾为妻，并要噶登曾带着数以十万计的白银作为该女的抚养偿金前来新疆完婚。起初，拉藏汗反对儿子前往，无耐噶登曾坚持要去，并在肚上拉开一尺多长的口予以自杀威胁。拉藏汗只好派三百人护卫，将长子送往新疆。不久，驻守阿里的噶本·康济鼐报告拉萨说：“今闻准噶尔部举兵五千之众经叶儿羌，欲犯阿里，我等可否布署阿里之重兵把守各要冲，请示知。”拉藏汗的诸蒙藏顾问认为，现时双方正亲上加亲，似乎没有来犯之理。随之，请教于拉莫护法神降神示意，亦未见果。

正当拉萨陷于判断不明，徘徊不定时，准噶尔的行动开始了。1717年，它避开阿里西藏重兵把守的这一线，以六千之众冒险通过藏北无人区，直抵纳产（今申扎县），欺骗当地牧民，说是送新婚拉藏汗的儿子和儿媳来的，从而很顺利地长驱直入至腾格里湖与西藏的前哨部队接火，这时在当雄避暑的拉藏汗始知准

噶尔大兵压境。急命颇罗鼐等向乌斯藏全区发布总动员令，同时又令其连夜返回拉萨请诸护法神降神以示吉凶。颇氏办完此事又赶回当雄，参与了作战会议，他建议首先派兵占据一形似城堡矗立的高山“库堆”，使准噶尔在当雄一带无居高临下立足之地。但是，这一建议被拉藏汗的岳父塔巴额尔克台吉所否定。果不出颇氏所料，精于作战的准噶尔一进入当雄便控制了制高点库堆。拉藏汗的军队被迫进行攻坚战。在战斗中颇氏腿部受伤，绷带身亡。库堆高地虽未夺得，但，藏族人士的英勇善战给蒙古众军留下深刻印象。

不久，拉藏汗放弃当雄而返拉萨，颇氏负责在拉萨东面指挥保卫战，并取得胜利。但，城北由于叛徒出卖投降，溃散失守。拉藏汗即弃城转向控制布达拉宫制高点的保卫战。这样，一直坚持到1717年的年底。颇氏从哲蚌寺郭芒扎仓的经师（准噶人）手中借得大量白银买了一匹良马、两匹骡子，准备前往青海迎接达颜洪台吉的军队进藏，为拉藏汗解围。但拉藏汗却于1718年2月份即藏历火鸡年新春这一天，为掩护其幼子舒尔雅由布达拉宫北面突围逃走，他只身带着随员洛桑曲丕打开布达拉宫山下的东门直奔鲁布地方，吸引住众多准噶尔与之作战，直至阵亡。颇氏布施了重金，请五世班禅为之超度亡魂。

准噶尔军占领西藏后，主要做了以下一些事：其首领朱尔克图洪台吉，藏名才仁顿珠（旧译策凌敦多布）立老朽达孜娃·拉杰热登为傀儡执政；继续捕杀拉藏汗旧臣，将拉藏汗所立达赖喇嘛益西加措囚禁在药王山上；将五世班禅大师的两位兄弟和拉藏汗的四个噶伦布穷、白马才仁、欧西巴、江洛巾杀戮；消灭宁玛派；大肆掠夺财宝运往新疆本部。颇氏在哲蚌寺的郭芒扎仓躲避了一阵后，在拉萨西北部的沙堤被准噶尔逮捕投狱。后经执政达孜娃营救出来。拉藏汗时期达孜娃在庄园财产的诉讼中，曾受颇氏之惠助，故有斯报。颇氏出狱后受到三大寺代表的祝贺。达孜娃要其担任他属下的噶伦，颇氏坚辞未受。只送上百两纹银谢救

命之恩。

颇氏返回江孜庄园后，恐准噶尔支派做事，佯病腿疾，深居简出。这时期，他曾掩护过三名逃亡的拉藏汗蒙古族旧臣，应邀密秘前往拉萨哲蚌寺见过一次郭芒扎仓的经师，研究了对待宁玛派的态度；去扎什伦布寺朝拜过班禅大师，班禅赐他四千克青稞。当他听闻北京大军已抵达藏北黑河时，心想复仇的时机到来了。他准备带着十二个精悍人员前往青海与北京大军取得联系。夫人道：“此事关系重大，祈祷三宝佛示意后再行酌定。”抽签三次，均示意不宜远行，遂罢之。后考虑到完全隐居非长久之策。为掩人耳目，主动请求达孜娃准其前往旺登地方收过一次年税；准噶尔首领朱尔克图洪台吉派贡布等四人到日喀则宣谕赞赏了颇氏；为观察准噶尔是否真正对己释疑，他起程往拉萨，行至龙玛地方，路遇前往日喀则之执政达孜娃和准噶尔首领才仁顿珠等一伙官员。才仁顿珠对颇氏大肆吹嘘准噶尔军在黑河如何大胜北京来的大军等。颇氏面对此仇敌，想起他们杀害拉藏汗以及折磨酷刑自己的情景，恨不得拔匕首刺之。他坚信文殊菩萨化身的大皇帝决不会容忍准噶尔在西藏这样施暴横行下去的。这期间，他计划先到一边远地方集聚力量，以便日后能协助大军反击准噶尔。为此，他跟随这伙人到达日喀则，表明“想到聂拉木宗担任一年地方官，养养病，等病好后，再报效于尊前”。准噶尔准其前往，但不允许带家属。

颇氏到达聂拉木宗后，积极开展积蓄力量。当他听到康济鼐在阿里，将过路的不少准噶尔军消灭，救出一批拉藏汗蒙古旧臣的消息时，十分激动，立即派人送去上千匹良马和函信表示自己抗准噶尔之决心。这便是康、颇联盟的最早开始。

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清兵大军进藏，以振武将军付尔丹、征西将军祁里德、靖逆将军富宁安胥受钺宣威于高昌，阻击准噶尔出新疆东犯；夏四月，抚远大将军皇十四子允禩出西宁驻扎通天河居中节度；同月，平逆将军延信经青海湖护送达赖喇嘛

格桑加措进藏安禅，准噶尔首领才仁顿珠率主力北上迎击，八月十五日被清军败于薄克河，二十日复败于齐嫩果，二十二日再大败于楚玛拉河，才仁顿珠率余众逃返藏北，经纳产（今申扎县）之欧马卡珑窜回新疆。与此同时，四月十六日，定西将军噶尔弼率兵自成都出发，六月至昌都与云南都统赵坤符从中甸率来的清兵会合后，于八月二十三日抵达拉萨，擒获执政达孜娃，封仓库以待北路清军主力进藏；九月初，平逆将军延信偕达赖喇嘛到达拉萨。

北京大军进剿准噶尔的消息传来后，康济鼐、颇罗鼐闻风而动，从阿里、聂拉木率兵向后藏腹地进发，颇氏最担心之事，怕逃窜的准噶尔军把五世班禅大师洛桑益西劫持往新疆。于是，率众藏蒙人士在后藏象地方的俟玛岗严加防守，后得知准噶尔的主力军队已从纳产窜回新疆时，才领兵至桑桑地方同康济鼐会师。

在桑桑地方，康、颇二人接到北京大军的将军来函，要他们急速到拉萨。颇氏认为，准噶尔占领西藏十三万户的时期，是我们两人控制着阿里三卫，并杀掉众多准噶尔人，收复了康巴拉以西的整个后藏地区，我们功劳之大，应直接上奏东方大皇帝主子，等候圣谕。先不必急于去拉萨。从后来的发展情况来看，颇氏此见是超然远览、渊然卓识的。但康济鼐的主要下属阿旺云登表示反对。说，闻我们首领已被封为“郡王”。需办之事很多，应急赴拉萨整饬局面。余众亦拥护此见。这样，便一起前往拉萨了。

五、清朝在西藏的重大措施

清军抵达西藏后主要进行了以下事情：

九月十五日安禅达赖喇嘛格桑加措坐床，越月，留偏师绿旗兵三千名驻藏，由西宁公策旺诺布总领。其余大军由延信、噶尔弼率领返回四川，处死执政达孜娃及其两个噶伦扎西孜巴和阿曲，罪名是下令捕捉拉藏汗幼子舒尔雅送给准噶尔，将准噶尔囚禁的

另一位六世达赖喇嘛益西加措发送北京，发配达孜娃儿媳及孙子往北京，颇氏曾鼎力营救但未能成功，临行时资以大量金、银、藏红花及必须用品，以报达孜娃救命之恩。

这次，清朝在西藏最重大措施是，开创了诸噶伦集体直接管理西藏政教事务的制度，并把它发展成完善的噶伦制。在西藏最早设立噶伦之类的官员始于拉藏汗，后又经达孜娃。但其权限只是议政而无重大行政职权。这次，康熙皇帝接受抚远大将军允禵的议奏，于康熙六十年二月己未（1721年3月25日）授命三人任噶伦，并封之以爵。其排列名次是“阿尔布巴（率工布兵丁两千人首先归顺东路清军，并作响导至拉萨有功），康济鼐（率阿里重兵抗击准噶尔有功）二人为贝子。隆巴鼐（至通天河迎接北路清军并作响导至拉萨有功）为“辅国公”。这样，阿尔布巴自然认为他是噶伦之首。但康、颇二人极为不服，特别对隆巴鼐尤为不服。康氏的任务仍驻扎阿里，以防准噶尔再度侵藏，他委托颇氏代他参与噶伦事务。（据《清实录》雍正朝载，此时封颇氏为扎萨克台吉）颇氏主要致力于说服清军驻藏总领策旺诺布恢复红教并启封了五百五十座庙宇。同时，至哲蚌寺向达赖喇嘛供奉四千两白银以示尊崇。不久，康氏出防阿里。临行，颇氏送行再次建议其将情况备摺直接上奏朝廷，开始了噶伦之首的争夺。康熙帝接奏后只是重赏了康氏而未明确其为噶伦之首。据藏文《颇罗鼐传》记载，康氏走后过了几个月，颇氏也带领少数人出防纳产（今藏北申扎县）。直到这一年的冬天，大雪纷飞才返回拉萨欢度水兔年（1723年）藏历新春。

六、噶伦间争权

水兔年（雍正元年、1723年），藏历新年期间，颇氏拜见了达赖喇嘛，向清军首领西宁公策旺诺布报告了巡防情况，受到褒奖。同时，达赖喇嘛的父亲和阿尔布巴贝子向颇氏亦施以重赏。同年不久，策旺诺布再次派颇罗鼐出巡纳产，并表示将其巡防功绩具

摺上奏朝廷。颇氏欣然领命，再次前往纳产。这次，先至江孜家中停留数日，办了一件有意义的事，即重新厘订清册，加重了一些富户的差赋，而减免了平民百姓的一些差役，深结后藏民心。在纳产的巡防直至这一年的深秋九月霜降大地始撤返。仍路经江孜颇罗庄园停留数日。期间，闻康氏由阿里起程要至拉萨，颇氏赶到博洞扎西岗迎会康氏。时后藏上下人众呼吁，由于阿尔布巴、隆巴鼐肆意加重后藏差税乌拉，苦不堪言。请康、颇到拉萨后能解倒悬。于是康约颇一起同行返回拉萨。不几天，木龙年（雍正二年、1724年）藏历新春佳节来临了。

据藏文《颇罗鼐传》载，藏历木龙年（雍正二年、1724年）新春过后，颇氏被诸噶伦任命为孜本，主管西藏全区赋税乌拉差役事务。在任期间，他彻底清查，重新核订差税清册达三百余卷。接着雍正皇帝来旨，要康济鼐前往阿里、纳产等地巡防准噶尔。康氏起程，颇氏亦一同离拉萨。路经纳塘寺，在颇氏建议下，康氏出资对该寺进行了修复。康颇二人于谢噶尔宗分手。颇氏返回江孜家中小住，后又至拉萨。接着，策旺诺布、阿宝等率驻藏绿旗兵返回内地。（据藏文《七世达赖喇嘛传》载，这次撤兵的时间是雍正元年（1723年））康济鼐从阿里派人至拉萨力挽，并同时派人至北京上奏于朝廷。雍正遣侍郎鄂赖抵藏宣谕大皇帝旨意：“今增加两名噶伦”。其中一名他提名颇罗鼐。对此，其他噶伦表示异议。理由是：一，从无任命后藏人出任此大员之例。二，颇氏是拉藏汗亲信，不宜入选。时，达赖喇嘛父亲表示支持，理由亦有二：“一、在武战方面其为佼佼者，西藏人士中无人能与之匹敌；二、为达赖喇嘛事行走龟勉效力，尊崇不贰。言谈耿直亦唯有此公。选定他乃大皇帝之远察慧识也！”旋即任命颇氏为噶伦。另一位人选，是在哲蚌寺护法神怖畏金刚像前戳扎尔鼐的。（同隆巴鼐一起至通天河迎接清军有功）。侍郎鄂赖随即离开拉萨前往后藏竭班禅大师，并至阿里会见康济鼐。

至此，噶伦增至五人即：阿尔布巴（名多吉杰布），康济鼐